

屠龍與暈厥： 中世紀英國騎士文學中的氣味景觀*

張亞婷

[提 要] 中世紀英國騎士文學中出現了人遇毒龍而暈厥的描述。結合中世紀歐洲醫學,審視人們對這種暈厥採取的應激策略,可以挖掘出嗅覺、暈厥和情感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龍的吐息引發的騎士或大眾暈厥與身體不適成為一種表達語法,在騎士屠龍後恢復社會秩序、維護正義、身份建立和情感地圖繪製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展示出貴族女性具備的醫學常識和人們對情感話語的闡釋,蘊含著騎士時代氣味的道德意義構建和對騎士或大眾作為“嗅辨員”的潛在定位。

[關鍵詞] 中世紀英國騎士文學 騎士屠龍 氣味景觀

[中圖分類號] I10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1 - 0050 - 09

中世紀英國騎士文學中比較流行的母題之一是騎士屠龍,旨在與威脅人類社會秩序、引發恐懼的神秘生物劃清界限,使社會從短暫的失序走向有序。值得注意的是,龍的吐息會引發騎士或大眾暈厥,這和眾多騎士文學中因為極端情感爆發引起的暈厥不同。奧格登指出,龍的毒性更多地體現在它吹出有毒、能致人於死命且污染空氣的煙霧上。^①本文以 12 到 14 世紀英國俗語寫就的騎士文學文本為主,具體包括盎格魯-諾曼語詩歌《瘋子特里斯丹》(*La Folie Tristan d' Oxford*) 和詩人不列顛的托馬斯(Thomas de Britain) 用中世紀英語寫就的《特里斯丹與伊瑟的傳奇》(*The Romance of Tristram & Ysolt*), 詩人康沃爾的海爾德里斯(Heldris of Cornwall) 的盎格魯-諾曼語詩歌《色蘭斯的傳奇》(*Le Roman de Silence*) 和 14 世紀中世紀英語詩歌《阿托斯的愛格拉默爵士》(*Sir Eg-lamour of Artois*) 和《漢普頓的貝維斯爵士》(*Sir Bewis of Hampton*), 嘗試在探討嗅覺地理的過程中理解騎士屠龍的動機和效果,以及人們暈厥後採取的治療措施和氣味事件中形成的情感網絡,進而思考人類與神秘動物的關係,乃至氣味景觀與社會正義的聯繫。

一、毒龍與嗅覺地理

辛普森統計並研究了不列顛本地有關龍的傳說故事,指出其有四種來源,即博物學、神話、宗教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重點項目“盎格魯-諾曼語文學史”(項目號:21FWWA003)和“陝西師範大學 2022 年度‘一帶一路’專項科研項目”(項目號:2022YDYLZ010)的階段性成果。

和歷史。博物學角度的看法在不列顛島無據可考，而龍的真實特點是對蛇的普遍特點的誇大，神話學看法有助於解釋龍常住水邊這一特點，龍和水的聯繫可追溯到近東、歐洲和東方神話的早期階段。^②結合來看，本研究要分析的毒龍既有蛇的特點，又是代表必須祛除的怪物，而人們對上帝或基督的恩典的感激或向基督祈禱都暗含著毒龍是上帝之敵。

特里斯丹的故事在中世紀英國的書寫屬於“宮廷”版，以《瘋子特里斯丹》和《特里斯丹與伊瑟的傳奇》為代表。在《特里斯丹與伊瑟的傳奇》中，特里斯丹一行在都柏林聽到人們的哭叫聲，方知毒龍每天來鎮上吐火殺人，無人敢近。特里斯丹知情後獨自秘密騎馬奔向晚上歇息在岩石處的火龍，路過許多倉促逃離的騎士勸他折回，以免被火龍殺害，但特里斯丹為了證明自己的力量和高超技藝勇敢前往。此龍雙目圓睜，吐舌並噴出毒液和火焰。最終，特里斯丹以長矛刺死火龍，跳下馬後拔出利劍把龍攔腰剝成碎片，切下龍舌後裝在緊腿褲中迅速離開，因為他不願被人看到。但很快他感到龍舌發燙，發出的難聞臭味使他呼吸困難，喪失神志，無法說話，渾身變黑發腫，痛苦地躺在地上無法站立。^③顯然，因為處於褲兜這一相對封閉空間，龍舌散發的難聞臭味抵達他的鼻子並產生強烈副作用，特里斯丹通過嗅覺感受器感受到空氣中氣味的變化。按照現代人對自然界氣味的分類，動物香中的三類臭味都無法幫助描述龍的吐息的本質和化學成分。^④惡臭是很多人們不瞭解的有氣味的化合物組成。^⑤特里斯丹的身體語言和意識喪失證明了龍舌散發出的惡臭的濃烈程度，也是湯瑪斯對中世紀人想像的毒龍作為惡臭之源的記憶性書寫。

在《色蘭斯的傳奇》中，國王艾凡一行林中遇到火龍。它口吐的毒液毒死碰到之人，鼻中噴出的火焰燒焦馬背，呼出的煙霧堵住人的視線，殺死並吞吃了 30 位騎士。國王情急之下宣佈，任何殺死此龍的騎士可贏得土地和他最喜歡的女子，但無人敢接受這個挑戰。騎士中最勇敢的人卡多為了心愛的女子尤菲米秘密挺身而出。桑德斯在談及中世紀詩人在詩歌中對愛這一主題的挖掘時指出，在戰爭或單打獨鬥或單槍匹馬進行大冒險時，出於深愛的非理性可以激發最偉大的英勇行為。^⑥卡多就是這樣一位為愛情出戰的勇士。他拔劍刺龍，切斷其脊椎致其流血死亡，切下龍頭後挑在矛尖交給國王。人們為毒龍之死歡呼雀躍，在溫徹斯特大擺宴席慶祝，但卡多卻感覺心口疼痛，“他呻吟歎息，臉色改變/因為這個兇狠的野獸/向他吐的毒液和煙霧。”^⑦他所說的“野獸”就是這條毒龍，用“他”指涉，暗含這是不相上下的力量對決。詩人從卡多接近暈厥症狀表現說明他中毒的原因，而“煙霧”的提及說明卡多的嗅覺對其毒性的感知。

如上兩則騎士文學中是騎士中毒暈厥或接近暈厥，但在《阿托斯的愛格拉默爵士》中，暈厥者是屠龍觀賞者兼抬龍者，而非屠龍騎士愛格拉默。詩歌中，愛格拉默為了成功迎娶伯爵之女克里斯貝爾要接受的考驗之一就是屠龍。此龍體硬如鯨骨，綠翅紅頭，被稱作“敵人”、“邪惡的龍”、“可怕的東西”和“可怕的野獸”，在羅馬城殺人無數。愛格拉默剝掉其半個舌頭，把龍的身體劈成兩半。站在塔樓觀戰的羅馬皇帝令人宣佈毒龍被殺的喜訊。詩人寫道，“當他們搬走那難聞的東西時/許多人暈厥倒地/因為他身上散發的惡臭。”^⑧“他們”暈厥是龍身上的散發出的惡臭導致，而“搬走”意味著零距離接近並因此聞到來自龍的強烈的臭味。

從騎士個人暈厥到大眾暈厥的描寫說明了屠龍產生惡臭的氣味史及其波及範圍，即人對龍的認識逐漸大眾化，其味從地理空間上相對人跡罕至的海邊岩石、森林轉移到了基督教文化中心地帶羅馬，從騎士單獨被動聞龍的惡臭到大眾一起聞其臭而致暈厥。我們知道，中世紀歐洲人對難聞氣味和污濁氣味的恐懼感非常強烈，這是因為人們認為煉獄與地獄和惡臭與硫磺的氣味相關。^⑨相反，煤油燈和香爐使洗禮堂和教堂中充滿香氣，人們把熏香的氣味與天堂相聯，認為天堂中瀰漫著

奇妙的香味。^⑩由此可見,人們在認知上把臭與香和地獄與天堂聯繫起來。屠龍之舉既是騎士勇敢品質和高超技藝的外化,也是向上帝的敵人宣戰和祛除臭味源頭的表現。

在中世紀英國史詩《貝奧武甫》中,國王貝奧武甫面對“毒液呼出者”火龍造成的傷害時,死於毒液和流血過多。相比之下,如上提到的騎士因為屠龍中毒後只是暈厥而已。這些騎士獨自屠龍,大多沒有目擊者,單獨出現的毒龍力大無窮,頗具威脅性。這是騎士與具有超自然色彩的力量的一對一較量。事實上,這些騎士被龍擊下馬之後手握利劍還擊,這種情形和中世紀騎士比武非常相似,即從馬上比武轉為馬下比武,是一對一的單挑比武。這種佈局和騎士文學這一體裁的目標讀者和體裁本身特點有關。薩瑟恩指出,從史詩到騎士文學的轉變反映了影響 12 世紀歐洲宗教和世俗生活的社會、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巨大轉變,即從強調共同忍受生活到個體追尋和長途旅行,從剝奪自我個性到個體精神成長的生活,內在追尋從理解上帝轉為尋找愛情的心靈故事和心靈冒險。^⑪這種冒險風險愈高,愈能對騎士形成挑戰,而屠龍更能凸顯其英勇程度和高超戰術,但高難度冒險行為作為驗證騎士勇氣的標配通常充滿不確定性。騎士們與超乎尋常認知的世界相遇並以個人之力擊敗不可戰勝的力量,比如毒龍,從而有助於強化、美化騎士個人形象並以此說明對人造成威脅的力量終被戰勝、祛除或征服。騎士贏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獎勵,獲得尊重和榮譽。艾凡思指出,古英語和古斯堪的納維亞語書寫的屠龍者故事展示了備戰、長途行走、戰鬥、屠殺和獎勵的敘事結構。^⑫中世紀英國騎士文學中的屠龍故事顯然繼承了這些敘事傳統。

我們發現,騎士文學中的“龍”和“蛇”指涉具有互換性。《色蘭斯的傳奇》中用盎格魯-諾曼語 *serpens grans* 指“巨龍”或“巨蟒”,《阿托斯的愛格拉默爵士》中的中世紀英語單詞 *worme*、*dragon*、*dragone*、*best* 用來指“龍”,《亞瑟王之死》中同時出現中世紀英語單詞 *serpente* 和 *dragon*。這說明,在作家的認知中,“蛇”和“龍”密切關聯。斯托瑟斯認為,英文中相關詞語,比如 *serpent* 或 *dragon* 等,來自拉丁語或希臘語,個別單詞存在意義的歷時變遷。^⑬基斯林指出,從希伯來語翻譯過來後,*dragon*(龍)在希臘語和拉丁語中仍保持“可怕”這一特點,仍住在海中,是上帝的對手,統治著荒無人煙的地方,象徵著敢於挑戰上帝及其選民的力量。^⑭除此之外,早期歐洲人的蛇知識來自印度和北非,這為龍有毒找到歷史依據。斯托瑟斯指出,公元前 4 世紀亞歷山大一世遠征印度和公元前 3 世紀發生的巴格拉達河戰役對人們的蛇知識獲取產生巨大影響。亞歷山大去世之後,流傳的有關印度蛇吞牛或擊敗大象的傳聞刺激了公眾對奇跡的嚮往。這些蟒蛇可能進口到迦太基或北非其他地方,或被放生。羅馬軍隊在巴格拉達河戰役中殺死的蛇吞吃了多名士兵,呼出的毒氣使他們失去理智,蛇皮被帶回羅馬供人觀賞。^⑮《中世紀動物論》表明,龍一般被看作最大的蛇,而手抄本中的插圖顯示蛇和龍外形相同。^⑯蛇毒到達人的血液後會產生致命效果。其毒液屬性冰涼,所以,人火熱的靈魂才會在遇到它時死去。“毒液”拼寫為 *venom* 的原因是它會流過人的靜脈(*venas*)。^⑰在古典傳統中,龍和蛇引起的灼熱感主要建立在對其毒液產生的效果的隱喻解讀上。因此,人們把火的意象和蛇的毒液聯繫起來很是常見。^⑱西班牙基督教神學家伊西多爾在《詞源》中提到的亞柯拉斯是一種藏在樹中的飛蛇,會從樹上撲下攻擊路過的動物。他用“飛蛇”這一簡寫法,有可能是有翅的蛇或飛龍這一想法的開端。^⑲在《聖經》傳統中,蛇被看作是上帝的敵人和撒旦的同謀。《啟示錄》指出,大龍即那古蛇,名叫撒旦。奧格登指出,基督教中的龍像古典神話中的龍一樣,常用難聞的呼吸污染空氣,是聖徒想祛除異教主義的隱喻。^⑳從 12 到 14 世紀,英國文學文本中會涉及龍、魔鬼和地獄的相關描述,比如聖徒傳《聖布列丹的海航》中的魔鬼也會噴出火與煙,尼古拉斯·鮑宗的訓誡詩《聖徒和罪惡者的盛宴》中的寓言人物“罪惡”邀人到地獄參加盛宴,他們以龍的膽汁為開胃

醬,傑弗里·喬叅在《坎特伯雷故事》之“堂區長的故事”中指出,身處地獄的人喝地獄中惡龍的膽汁並吃其毒液。綜上,人們基本達到的共識是龍、蛇不分,龍有毒、能飛、噴火、吐霧,和地獄關聯。因此,如上所討論的騎士屠龍是對龍本身具備宗教含義的解碼過程,而騎士或大眾聞“臭”而暈說明了龍的吐息毒性之強。

騎士或大眾暈厥說明臭味的濃烈程度和異味級別,屠龍是體驗臭味、控制惡臭之源的過程,也是對人和神秘動物的氣味進行二元劃分的做法。詹納指出,在許多歷史背景下,氣味被理解為被吸收、被吸入人體,從而改變了人。換句話說,人和環境之間的邊界既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不可滲透。^②氣味本身具有流動性或揮發性。這些詩歌中對惡臭的描寫體現出人們在文化記憶中對龍的刻板化印象和對特定氣味的心理想像和厭惡。不同時期的講述是人們對毒龍的惡臭氣味傳承性記憶的過程,在想像中完成對中世紀氣味景觀的感知構建,由此透視氣味控制中的社會正義。這些騎士的屠龍之舉通常發生在荒野之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文本中描述的這些活動從秘密轉向公開,從無旁觀者轉變為存在眾多目擊者,核心事件是殺死對人造成威脅的毒龍,即祛除惡臭之源或祛污的過程。自然,屠龍者或抬龍者成為中世紀的“嗅辨員”,即對臭味進行辨別,以屠龍或抬龍經歷檢驗並評價惡臭的濃度等級。不幸的是,他們出現中毒症狀,但這為貴族女性祛毒並發展為甜蜜愛情故事做了鋪墊。

二、貴族女性:祛除毒龍惡臭之副作用

如上提到的騎士或大眾因為毒龍而暈厥或接近暈厥狀態,但騎士們得到了有效治療,而祛除惡臭引起的暈厥是由貴族女性完成的。他們的症狀接近《中世紀英語詞典》中“暈厥”(swouen, swo-wen, swowe 等)表達的第一個意思,即暫時失去意識,暈厥中倒地。關於中毒,在一些家庭療法中,如果人被蛇咬,就喝自己的尿液,即要喝自己的毒液,以毒攻毒。^③根據《聖藥之書》,蛇毒用蠍子治療,因為人們相信蠍子是魔鬼,而毒液對他有誘惑力。^④但在這些騎士文學中,作家有意識地提及貴族面對龍之惡臭引發的暈厥或身體不適進行醫學應激治療過程。

面對特里斯丹的症狀,兩則騎士文學指出不同療法:《特里斯丹和伊瑟的傳奇》中,王后用手一摸發現特里斯丹發燒,從包中取出糖蜜和有毒的草藥放在他的牙齒之間祛毒。毒性減弱之後,特里斯丹醒來。王后給他貼上膏藥從他體中吸毒直至他最終康復,而伊瑟想著如何為特里斯丹提供美食安慰他,使他恢復體力。^⑤在《瘋子特里斯丹》中,詩人只是簡單地提到愛爾蘭王后和公主伊瑟用醫術和藥祛除了龍毒。但特里斯丹的回憶說明,他的洗浴可能是中世紀人採用的水療法。休斯對此評價指出,王后能治療不常見的疾病這一事實說明,她是擁有不同尋常醫學訓練的女性。^⑥我們很難確定王后所用毒草的名稱,也許是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所說的可以解毒的曼德拉草,或是用苗圃植物的配方合成的解毒劑中的某種草藥。這種解毒劑由野百里香、愈傷草、傘形科植物、三葉草種子、洋茴香、茴香種子、歐芹、野豌豆等做成。^⑦13 世紀英格蘭名醫基爾伯特所言的糖漿對被有毒動物或毒蛇咬過的人有用,它和薄荷一起飲用,也可以塗抹。其做法如下:數量相同的樹脂、馬鼠鈴、龍膽草、月桂漿果,配同量的芸香和地膠苦草以及一定量的膠狀物和蜂蜜等。^⑧也許愛爾蘭王后和公主也從歐洲醫學書籍中獲得相關的祛毒藥方,用了某種草藥。值得注意的是,特里斯丹的祛毒、治癒過程發生在愛爾蘭。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歷史學家比德指出,如果被蛇咬,可刮來自愛爾蘭的書頁,這刮的東西放在水中讓人喝就可徹底消毒、消腫。^⑨15 世紀英國騎士文學《亞瑟王之死》未講述特里斯丹屠龍的情節,但他中劍毒後找不到救他之人,一位無名女子告訴他只有去出產

毒藥的王國才能獲救。因此,特里斯丹的愛爾蘭之行使他認識了王后和公主伊瑟並被救。馬洛禮未指出她們用了什麼藥方,但文本中說明愛爾蘭生產祛毒的毒藥顯然是一個很好的注釋。

在《色蘭斯的傳奇》中,中毒後的卡多得到了相應關注和治療。國王看望渾身蒼白的卡多,“把他摟在懷中。/捶打他的胸部,搓他的手。”^②“捶打”和“搓”的過程是減緩症狀的做法。他派人請來王國最明智的女醫生尤菲米。她趕到後為卡多號脈,把他安置在靠近藥園子的房子,比花蜜還甜美的藥草香味透過窗戶飄進卡多的房子。這說明,嗅覺此時通過草藥味介入到對卡多的祛毒治療過程之中。這種療法或許是有助於調節體液的芳香療法,但這同時說明尤菲米可能擁有藥園子。修斯指出,普通女性醫生擁有草藥園子,可採集到各種草藥,和黃油、油脂或蜂蜜混合,草藥療法以藥劑、粉末、甜食、藥膏和膏藥的方式提供給病人。^③中世紀人喜歡園藝,修道院設有廚房花園和醫務花園,而這種藥園子會種上鼠尾草、芸香、茴香、薄荷、玫瑰、百合,而不同的草藥具有不同的藥用功效,比如,茴香可治蛇毒,迷迭香可祛毒。^④尤菲米可能有祛毒的草藥,比如茴香或迷迭香,但詩人海爾德利斯沒有說明她是否採用了這些藥方。修斯指出,中世紀時期,能從書本中獲得醫學信息的普通女性醫治者毫無例外來自貴族和中上階級。如果生活在文化中心且受過教育的女性能夠接觸到醫學書籍,就能瞭解當時的醫學臨床實踐。如果能讀懂拉丁文,她們就可掌握醫學大師採用的一手療法。如果識字,但不懂拉丁文,就可閱讀從13世紀出現的俗語寫成的專題文集。^⑤在這首詩中,國王通過肢體動作(捶胸和搓手)進行緩解,而尤菲米通過號脈、把卡多轉移到挨著草藥花園的房子聞草藥味,甚至可能的藥方等方式治癒了他,徹底祛除了卡多因龍的吐息導致的近似暈厥狀態。

同樣,《漢普頓的貝維斯爵士》中兩條邪惡的飛龍是兩位互相為敵的國王因魔法變形而成,對人造成極大危害,甚至飛進羅馬宮廷,使整個國家充滿惡臭。^⑥其中一條“有氣味的龍”飛到科隆城。騎士貝維斯晚上在夢中聽到人們的求救聲,毒龍朝他噴吐毒液,龍的吼叫聲使他覺得此龍是來自地獄的魔鬼。夢醒之後,他快馬加鞭前去屠龍,夢中一切變為現實。此龍身長60英尺,身像酒桶,翅膀發光,體硬若黃銅,胸如磐石,聲如打雷,力大無比。憤怒的龍用尾巴擊打戰馬,致其倒地死亡,噴吐在貝維斯身上的毒液使他身體變腫。雖然詩中未明確指出此龍是否噴出有毒的煙霧,但其身上散發的惡臭可能是貝維斯身體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貝維斯跌倒在童貞女沐浴後的井水中,喝井水恢復了體力。他終於站起並成功屠龍,把龍頭挑在矛尖拿到科隆鎮。^⑦這裡的井水實際上起著水療法的作用,但詩人更強調這是童貞女沐浴後的井水。在《阿托斯的愛格拉默爵士》中,屠龍受傷的愛格拉默接近死亡狀態,但詩人未明確指出這種狀態是因為龍臭還是搏鬥中受傷導致,未提如何治療那些因拾龍而暈厥的人。羅馬公主治好了他的頭和傷口。可以看到,關於拾龍者的暈厥狀態,詩人保持了沉默,卻把筆鋒轉向對屠龍騎士的治癒過程描述。結合騎士文學的特點,因其多以凸顯騎士的壯舉為主,對大眾的暈厥的書寫說明了此龍之毒之惡,更凸顯了愛格拉默的勇氣。

可見,對於大眾尤其是騎士而言,聞龍的惡臭後會產生致命副作用,貴族女性能做的是排毒救人,恢復其身體機能和意識狀態。從這個層面來說,騎士或大眾作為“嗅辨員”提供了氣味“數據”,女性通過醫學專業知識解讀並解碼這些“數據”。女性醫生和騎士病人的互動凸顯了中世紀貴族女性的受教育情況和對醫學知識的掌握程度。曾勇敢屠龍的騎士此時呈現出女性化特點,而富有理性和醫學知識的女性成為解救中毒騎士的英雄和祛除惡臭氣味副作用的理想人選。進一步說,騎士在公共空間獨自完成屠龍大業,女性在私人空間以醫術和愛完成解救中毒騎士的使命,共同指向對吐息的毒龍的祛除。

三、愛與恨：從毒龍到情感網絡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騎士因龍的吐息中毒或受傷的身體成為不同類型情感醞釀和激發的場地，出現甜蜜之戀、宗教虔誠之情和男性之間的關愛，體現在世俗男性與女性、騎士與上帝、國王和騎士的關係之中。情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核心氣味事件是屠龍後人們聞到龍的惡臭，不同類型的情感因此產生並形成複雜交織的情感網絡。

在《特里斯丹與伊瑟的傳奇》中，伊瑟無意中發現特里斯丹是殺死舅父的仇人，準備用利劍復仇。特里斯丹在哀求時講述了王后曾救他、他教伊瑟彈琴的經歷，指出自己要為伊瑟個人的榮譽和誹謗伊瑟的大管家比武。王后認為特里斯丹雖然殺了兄長，但他的屠龍之舉卻救了全國人，願為公主免於誹謗而戰鬥，國王聽後原諒了特里斯丹。學界在考證特里斯丹故事的起源時，考慮到當時文化的流動性特點，基本達成的共識是它源於凱爾特傳統，^⑤特里斯丹挽救被誹謗的伊瑟名聲的做法，曾在凱爾特神話故事和一些中世紀英國騎士文學中出現。^⑥特里斯丹屠龍救眾和救公主的故事情節和此神話故事類似，他和無名戰士身上的相同點是英勇，而他所屠之龍顯然又具備基督教文化中龍的特點。我們知道，中世紀騎士一般要為貴婦的榮譽而戰，而特里斯丹的做法恰好是以挽救伊瑟的名譽為要點。

特里斯丹秘密屠龍的事蹟證明了他勇氣可嘉，為他與伊瑟宮廷之戀奠定了情感基礎。托馬斯講述了特里斯丹既除掉以火龍和大管家為代表的邪惡之源，兩次中毒後又能以比較妥善的方式化解自己與愛爾蘭王后、英格蘭與愛爾蘭之間的恩怨，以個人的英勇之舉換得兩個王國的和平相處。特里斯丹的第一次治癒經歷為第二次治療提供了醫療基礎，而伊瑟的仇恨、原諒和愛慕情感的階段性發展與毒龍的臭味導致特里斯丹的暈厥有關，顯示了氣味事件在這一千古絕唱愛情故事中的作用。勒高夫指出，12 世紀的騎士是勇敢的士兵，在 12 世紀和 13 世紀之交則成為宮廷愛情的主角，^⑦特里斯丹和伊瑟的傳說原型應來源於凱爾特文化，自 12 世紀起傳播到歐洲基督教國家，作為中世紀標誌性人物，他們不僅局限於中世紀，而已經成為現代愛情的化身，比其他所有的神話更能體現中世紀女性和戀人的形象以及宮廷愛情的形象。^⑧雖然勒高夫認為蘭斯洛和桂妮薇兒可能比特里斯丹和伊瑟更能代表宮廷愛情，因為後者的主導力量是愛情悲劇，而宮廷愛情的精髓是“精緻之愛”和“歡愉”，^⑨但特里斯丹和伊瑟確實經歷了宮廷愛情之“甜味”和“歡愉”。

同樣，在《色蘭斯的傳奇》中，卡多因為深陷對尤菲米的暗戀痛苦得呻吟，國王問及原因，卡多謊稱夢見他殺死的毒龍復活並追趕他，致使他不由得喊出聲。國王認為是他身體虛弱和頭暈所致。^⑩卡多把愛情之痛以夢中毒龍來代替和遮掩。尤菲米作為醫生為卡多祛毒治病，陷入戀情之後卻無法治癒自己的情感之痛，為此詛咒毒龍。她預備向卡多坦露真情，但因內心擔憂此舉帶來恥辱，在樓梯上暈厥兩次。她的暈厥因為愛情幻想、焦慮、後悔等複雜感受交織引起，但她的暈厥和複雜情感的發生原因是毒龍。最終他們坦露心聲，成為情侶。可見，屠龍、治病、相戀、結婚環節實際是從卡多刺龍、毒龍噴霧、卡多嗅毒、聞香治病、“夢龍”式暗戀到兌現屠龍獎勵的過程，也是祛毒和收穫愛情的歷程，是由“臭味”達到“香氣”的氣味轉變過程。在《阿托斯的愛格拉默爵士》中，詩人指出，羅馬公主迪阿姆恩圖負責照顧頭部受傷的愛格拉默，他在她的閨房待了 12 個月治療養傷。被治癒之後，他因為一心想著戀人克里斯貝爾，謝過羅馬皇帝和公主後，用長矛挑著龍頭回到阿托斯，以證實自己完全達到被考驗的要求。愛格拉默屠龍的目的是為了成功經受考驗並迎娶伯爵之女克里斯貝爾，幾經周折最終如願。

可見,皇室或貴族女性在氣味事件中通過醫藥知識扮演著救死扶傷、祛除臭味副作用的角色,屠龍騎士中毒或受傷的身體成為繪製雙方愛情地圖的起點。屠龍、女性醫治和愛情故事的連環發生實際上是騎士文學這一體裁的必備要素,既有騎士風範的展示,也有因為氣味事件女性與騎士零距離接觸後產生的自然原因。格里芬認為,騎士文學基本上具有女性化特點,特地為女性而創作,目的在於放鬆和娛樂,作者會特別展示愛情和高風險的冒險經歷。^⑪傑克遜指出,非真實性是騎士文學這一體裁的首要原則,突出為愛情服務和冒險兩大主題,而這完全是個人行為,不具備道德和社會意義。^⑫但筆者以為,這兩大主題反而具備道德和社會價值,騎士們不僅完成了個人的心理冒險之舉,更是動機明確地收穫了愛情,而愛情的獲取以龍舌或曾吐息的龍頭作為佐證並因此獲得騎士榮譽。這個過程展示出騎士的道德選擇和立場。

除了愛情之外,屠龍故事背後還蘊含了中世紀人的宗教虔誠和男性紐帶的建立。勒高夫指出,中世紀基督教塑造和統治著歐洲空間,甚至還劃分出流浪空間,從這個角度看,中世紀大多數騎士都有流浪這個基本特點。他們和貴族不同,不只因為他們喜歡冒險,還因為無法繼承頭銜。正如喬治·杜比所言,他們尋找城堡、土地和女人。^⑬在騎士文學中,騎士以武力對抗代表邪惡的毒龍,而女性以藥物祛除騎士身上的毒源,從精神層面來說,其英勇舉止具備神聖性,而屠龍過程以世俗愛情為動力,而宗教虔誠之情的表達是愛與恨(即恨上帝之敵和大眾之敵)的傾向性選擇,更是對中世紀歐洲宣導的《騎士十誡》的踐行。在《色蘭斯的傳奇》中,卡多屠龍前向上帝祈禱並希望借此獲得力量,而尤菲米把卡多的康復歸功於上帝,認為一週內“通過上帝的恩典”完全治癒了他。這顯示了人們把上帝看作醫生的看法,毒龍自然成為撒旦的同義詞。羅克立夫指出,神秘主義者羅爾把基督的身體比作開滿甜美鮮花和長滿有益身體健康的草藥的草地,具有藥園子的治癒作用。氣味正如花園一樣象徵著善惡,但確實可以快速、高效地改善或破壞身體健康。^⑭在《漢普頓的貝維斯爵士》中,詩人認為清澈的井水來自耶穌的恩典,貝維斯第三次終於從井水中站起並成功屠龍,心懷對上帝的感激和虔誠。當得知他活著時,牧師與教士高興地歌唱,主教舉行遊行,人們都向上帝表示感謝。^⑮他提到屠龍英雄蘭斯洛和蓋伊,把毒龍稱作敵人,說明在他心中把戰勝毒龍看作是基督的恩典助力。這幾位騎士的做法達到了基督教理想和騎士理想融合的特點,而這種書寫似乎是對聖喬治的模仿與再塑。

不管是屠殺毒龍還是邪惡之人,騎士的終極目的在於維護秩序、捍衛正義和愛憐弱者。在這個過程中,男-男的兄弟情誼或君臣等級關係後的男性紐帶得以展現,或男性因為爭取愛的對象形成情感對手。比如,《特里斯丹與伊瑟的傳奇》和《色蘭斯的傳奇》中,特里斯丹和卡多都是國王的外甥,具備血緣關係,但在情感的表達上,特里斯丹作為宮廷愛情的當事人和馬克王之間是情感對立或競爭關係,相互之間表達的是憎恨和厭惡情感。他和伊瑟之間的愛戀以悲劇收場,而卡多卻如願以償,這是他的國王-舅父全力支持並兌現諾言而成。在氣味事件中,特里斯丹受到愛爾蘭國王的信任,但回到馬克王身邊後卻在情感上被質疑。艾凡親自動手為卡多緩解症狀並請派人請醫生,顯示出男性的關懷模式。《阿托斯的愛格拉默爵士》中的騎士愛格拉默深受羅馬皇帝賞識,但伯爵本人卻對此充滿邪惡詭計。這些年輕男性(騎士)和年長男性(國王/皇帝/伯爵)雖然存在社會等級差異,但氣味事件映照出男性群體在互動和協商中對愛與恨的態度。這些最終展示了愛和恨兩種情感的不同變體,通過語言、行為、活動以及空間的變化進行闡釋。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納對強烈情感的產生排序如下:第一是愛與恨,第二是渴望與厭惡,第三是希望與絕望,第四是恐懼與勇敢,第五是憤怒,第六是喜悅和悲傷。喜悅、悲傷、恐懼和希望是四種基本強烈情感,喜悅和悲傷來

自其他強烈情感,而這些情感以喜或悲結束。善以愛開始,發展到渴望,以希望結束;惡以仇恨開始,發展到厭惡,以恐懼結束。因此,喜悅連接著當下的善,悲傷和當下的惡有關。^⑥因此,這些騎士文學中,在善惡二元劃分之外是男性之間情感的表達,闡釋了愛與恨的情感內涵及其產生的結果。

毒龍在這些騎士文學中是隱蔽的惡之源或挑戰人類生存的力量之外化,意味著人類面對可能的死亡,騎士屠龍本身就是拯救他人、恢復社會或王國秩序的過程,是祛除眾人恐懼和精神痛苦的善舉,而對大眾或弱者表現出悲憫情懷符合騎士規範和社會期望。騎士屠龍的空間從被邊緣化的地理空間轉移到宮廷這樣的文化空間,不僅是祛除怪異的他者,而且意味著技術控制和探索與神秘動物關係的過程。毒龍是威脅性、不確定性、突發性的外現和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騎士屠龍體現了他們面對群體恐懼和焦慮等負面情感所採取的消除行為。這既是英雄濟世愛美故事的書寫,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表徵,^⑦在騎士個體冒險、追求愛情、男性世界等級關係界定和情感網絡形成背後,更是氣味辨別史和文化趨於女性化的表現。

結 語

在這幾則騎士文學中,騎士的屠龍行為發生的地理空間和密集程度的轉變反映了中世紀英國尚武文化的變化趨勢。毒龍常以力大無比且致命的形象存在,而騎士出於對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追求戰勝毒龍。龍的惡臭既代表著要被消除的邪惡之源,同時也是不同情感地圖繪製的開端。騎士所為就是氣味辨別式的除污並贏取愛情和獎賞的過程,最終營造了一個風清氣正的社會氣味環境。進一步說,騎士文學中嗅覺、意識和情感的糾纏顯示出氣味地理和人的嗅覺容忍度和敏感度的關係,闡釋了氣味的道德意義構建和善惡之爭的內涵,凸顯了騎士時代的特點。

①⑧⑨⑩⑪ Daniel Ogden, *Drakōn: Dragon Myth and Serpent Cul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3, p.226, pp.220-221, p.3, p.248.

② Jacqueline Simpson, "Fifty British Dragon Tales: An Analysis," *Folklore* 89. 1 (1978), pp.83-84.

③④ Thomas of Britain, *The Romance of Tristram & Ysolt* (New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ger Sherman Loom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98-104, pp.107-109.

④⑤ 駱德漢等:《機器嗅覺》,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39頁;第171頁。

⑥ Corinne Saunders, "Love and Loyalty in Middle English Romance," in *Writing on Love in the English Middle Ages*, ed. Helen Coon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47.

⑦⑨⑩ Hildris of Cornwall, *Silence: A Thirteenth-Century French Romance*, ed. Sarah Roche - Mahdi,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8, p.

34, p.34.

⑧ "Sir Eglamour of Artois," in Harriet Hudson ed. *Four Middle English Romances: Sir Isumbras, Octavian, Sir Eglamour of Artois, Sir Tryamour* (second edition), Kalamazoo: 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06, p.119.

⑨ Qtd. Carole Rawcliffe, "Delectable Sights and Fragrant Smells: Gardens and Health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Garden History* 36. 1 (Spring, 2008), p.7.

⑩ 理查·G. 紐豪森:《中世紀的感官文化史》,錢文逸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第112頁。

⑪ Qtd. Eugène Vinaver, *The Rise of Romanc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1, p.2.

⑫ Jonathan D. Evans, "Semiotics and Traditional Lore: The Medieval Dragon Tradition,"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2 (1985), p.95.

⑬⑭ Richard B. Stothers, "Ancient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Great Serpent' from Historical Evidence," *Isis* 95. 2

(2004), p.226, pp.220- 238.

⑭Nicolas K. Kiessling, "Antecedents of the Medieval Dragon in Sacred History,"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89. 2 (1970), p.177.

⑮"Figure 146", "Figure 147"和"Figure 175"雷同,參見 Debra Hassig, *Medieval Bestiaries: Texts, Image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⑯Qtd. T. H. White. ed. *The Book of Beast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54, pp.188- 191.

⑰Paul Acker, "Death by Dragons," *Viking and Medieval Scandinavia* Vol. 8 (2012), pp.6- 8.

⑱Mark S. R. Jenner, "Follow Your Nose? Smell, Smelling, and Their Histori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 (2011), p.349.

⑲⑳Liza Picard, *Chaucer's People: Everyday Lives in Medieval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7, p.136, p.247.

㉑㉒㉓Muriel Joy Hughes, *Women Healers in Medieval Lif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3, p.97, p.23, p.19.

㉔普林尼:《自然史》,李鐵匠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第246~247、264頁。

㉕Faye Marie Getz, ed., *Healing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England: A Middl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Writings of Gilbertus Anglicu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p.151- 152.

㉖Tania Bayard, *Sweet Herbs and Sundry Flowers: Medieval Gardens and the Gardens of the Cloister*,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p.5- 29.

㉗㉘㉙Jennifer Fellows, ed. *Sir Bevis of Hamp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88, p.189, pp.187 - 199.

㉚See Paul Schach, "Introduction," in *The Saga of Tris-*

tram and Ísö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ul Schach,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3, p.xiv.

Roger Sherman Loomis, "Introduction," in *The Romance of Tristram & Ysolt* by Thomas of Britain (New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ger Sherman Loom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xx- xxix. Sigmund Eisner, *The Tristan Legend: A Study in Source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4.

㉛關於這則凱爾特神話,參見 J. F. Campbell, *The Celtic Dragon Myth*, London: Kegan Paul Limited, 2005, pp. 33- 82。

㉜㉝㉞㉟雅克·勒高夫:《中世紀的英雄與奇觀》,唐澤新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第69頁;第200頁;第224頁;第70~72頁。

㊱Nathaniel E. Griffin, "The Definition of Romance," *PMLA* 38. 1 (1923), p.57.

㊲W. T. H. Jackson, "The Nature of Romance," *Yale French Studies* 51. Approaches to Medieval Romance (1974), pp.17- 18, p.25.

㊳Carole Rawcliffe, "Delectable Sights and Fragrant Smells: Gardens and Health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Garden History* 36. 1 (2008), p.8.

㊴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Benziger Bros. edition, 1947) <http://www.ccel.org/ccel/aquinas/summa.html>, pp.939- 940.

㊵這方面觀點,參見張亞婷:《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6~157頁。

作者簡介:張亞婷,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西安 710062

[責任編輯 桑海]